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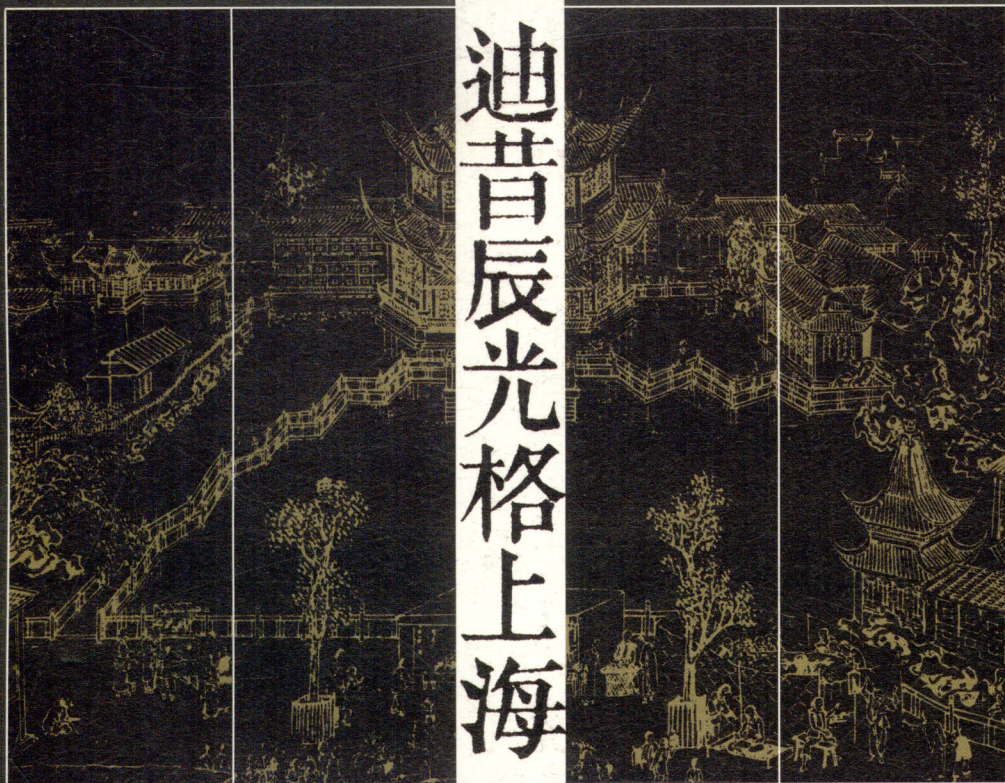
城市文化丛书

迪昔辰光格上海

陈子善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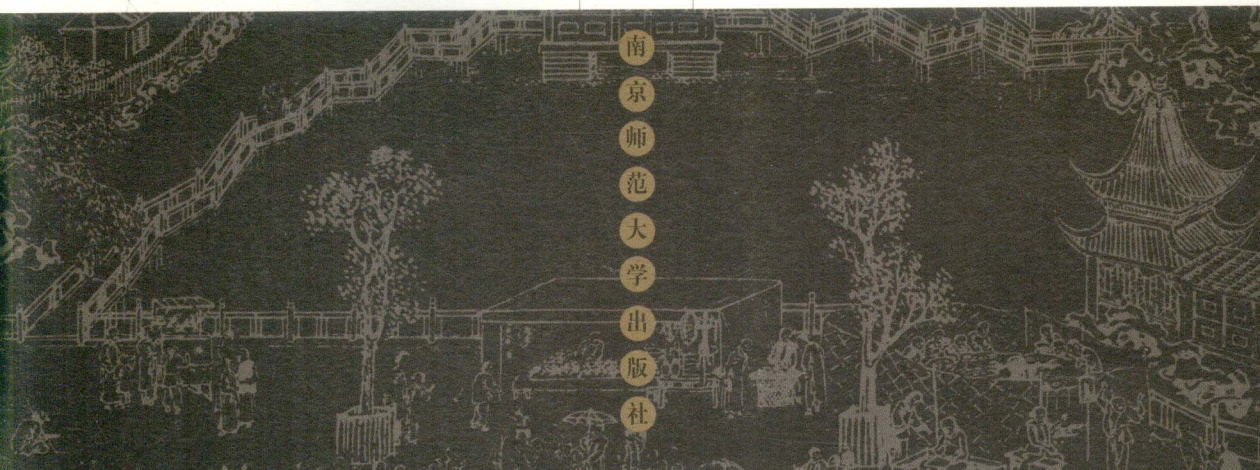




城市文化丛书

陈子善
著

迪昔辰光
格上海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迪昔辰光格上海 / 陈子善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8

(城市文化丛书)

ISBN 7-81101-325-8/G · 882

I. 迪... II. 陈... III. 上海—文化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01768号

书 名 迪昔辰光格上海
作 者 陈子善
责任编辑 丁亚芳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122号 (邮编210097)
电 话 (025) 83598612, 83598412, 83598312, 83598059 (传真)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 - mail nspzbb@njnu.edu.cn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84千
版 次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7-81101-325-8/G · 882
定 价 19.80元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父亲是上海纪王镇人，母亲是上海引翔港人，如要追溯，大概他们两家三代以上都已在上海滩繁衍生息。因此，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我是较为“正宗”的上海人，以区别于虽生于上海父母籍贯却不是上海的非“正宗”的上海人，也区别于改革开放以来云集上海拼搏奋斗的“新上海人”。诚然，上海是移民城市，我的祖先应该也是从内地迁居上海的，但家谱（如果有的话）早已失传，这段可能颇为复杂的家族史也就湮没不彰了。

我自小在上海长大，从5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每个大陆同代人都曾经历的风雨沧桑，从“三面红旗”到“三年

自然灾害”到“学习雷锋”到“文革”骤起到粉碎“四人帮”到改革开放，等等，等等。其间除了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落户六年，除了80年代以后数次短暂的访学英美和日本，我一直在上海生活、学习和工作，真可谓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哀乐于斯了。毫无疑问，我对上海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在这长达一万八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所发生的有趣或无聊的事，平淡或奇特的事，将来如果有时间，有兴致，是很可以写一部个人回忆录的。

不过，这本《迪昔辰光格上海》所讲述的可不是我自懂事以后所知道的

上海,所记忆的海,而是更早的我尚未出生之前的海,确切的说,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的海,而且是文学的海,文化的海,而不是别的。

上个世纪30年代的海被誉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东方的巴黎”,她在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处的地位真是举足轻重,特别是当时的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无论文学艺术还是新闻出版,都执中国文化界的牛耳,这早已成为中外“海学”界的共识。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30年代以后的海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定会扮演更为重要更为精彩的角色。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三四十年代海的文化态势和文学艺术生产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我来说,显然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一时期的海情有独钟,特别关注的原因。

2003年秋天,海《东方早报》专栏编辑康华小姐找到我,说要开辟一个谈老海的新专栏,约我加盟。她是

我的硕士生,刚接编《东方早报》专栏版,理应给予支持。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专栏定名“海罗生门”,由倪文尖、倪伟、包亚明、李天纲和我五人合作,一周五天,每人一篇。五人之中,他们四位都是海人文社科学界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思想文笔都十分了得,有的本来就是海史专家。而我年龄最大,文思也最为枯涩,只能“倚老卖老”,勉为其难了。不久,李天纲兄因故退出,“海罗生门”五人组只剩下了四位,幸好康华用笔名“客串”助阵,专栏才得以顺利继续。

之所以把专栏定名“海罗生门”,是别有深意在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和大导演黑泽明主要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罗生门》情节的吊诡,主题的多义,四个不同的引发人多种想像的结局,堪称文学史和电影史上的经典。凡文学和电影爱好者,想必都很熟悉。海是海,是深不可测、变化无穷的大海,若要较为深入、新颖地讨论海

的成长变迁,讨论其中纵横交错的权力/文化/记忆的关系,用“罗生门”来喻其诡谲复杂,真是再恰当不过。

“上海罗生门”的主持者对专栏有明确的要求,那就是“上海开埠一百六十余年来,这个大都市和全球地域政治格局的关联,和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关联,应该是这个专栏的内在命题。但外在的表现也许只是一些文化现象、历史钩沉、边缘人物或者城市即景,这不仅出于可读性或者规避风险的考量,也因为文化、生活方式本身同样丰富而重要,而它相对暧昧模糊的一面则提供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对此,我深以为然。我和其他几位专栏作者各有各的专业和兴趣,各有各的风格和见解,我们只在自己所专攻的,最多也只能扩大到与其相关的范围内发表己见,我们也不会也不想对陌生或未知的领域轻率发言。

就这样,从2003年秋到2004年春末,我总共撰写了28篇“上海罗生门”专栏文字,最后一篇《上海赋》因这个专栏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而移入别的专

栏才得以发表。它们所涉及的内容,不外对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学、艺术、影剧等方面鲜为人知的人物、书刊、事件和日常生活场景的查考,对保护上海文艺界名人故居等文化遗产的建议,以及对近年上海“怀旧热”和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的批评。现在就把它们作为本书的第一辑,发表时由于篇幅和其他各种原因被删节的字句和段落均予以恢复。

在撰写“上海罗生门”专栏文字前后,我还撰写了一系列长长短短讨论三四十年代上海和八九十年代上海文学和文化问题的文章,包括相关的序跋、书评和访谈,有些是对“上海罗生门”言犹未尽部分的补充、引申和发挥,现在也把它们集中在一起,以“文化上海”名之,作为本书的第二辑。

“迪昔(张爱玲写作“迭昔”)辰光”是上海话,意为“那个时候”,并带有些许怀念的意味。“迪昔辰光格上海”即“那个时候的上海”。这里主要是指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也包括了上

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那个时候的上海距今已有一二十年,也已成为历史了。对上海的城市记忆和言说,无疑也应包括这段历史在内。

其实,任何对上海的回忆和怀旧,都不是单纯的“发思古之幽情”,都是针对着当下的,都是把过往作为一个参照,试图对照、比较、探讨和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我不喜欢空泛的发议论,我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我这些专栏的或非专栏的文字都是从个案切入,通过具体问题的探讨辨析,来把握上海过去和现在的文化空间,来重绘上海的文学和文化地图。我自以为多少有些发掘,多少有所反思,也可能会诱发对上海都市/社会/文化/人的未来想像和深度思

考,到底做得怎样,那就有待广大读者评判了。

“迪昔辰光格上海”是异常丰富的,是十分迷人的,我只是回顾和描述了文学和文化方面的一小部分,远非全部;即便是文学和文化方面,也还只是一小部分,远非全部。“迪昔辰光格上海”是一个开放的话题,是可以而且应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断言说的。

感谢出版这本小书的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感谢为本书插图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和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候选人吴志峰君。

是为序。

2005年7月30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自序	〇〇一	杨树浦的声音	〇四二
上编 上海罗生门	〇〇三	林徽因VS林徽音	〇四五
脂粉的城市	〇〇七	不要忘了王莹	〇四八
亭子间里	〇一〇	圣玛利亚女校	〇五一
弗丽茨夫人的客厅	〇一三	徐家汇藏书楼	〇五五
遮住太阳光线的高楼	〇一六	《妇人画报》	〇五八
上海的骄傲	〇一九	煤烟·河	〇六一
从巴金旧居挂牌说起	〇二二	《倾城之恋》	〇六四
张爱玲与海上影坛	〇二五	『女作家』种种	〇六七
北四川路	〇二八	徐汙这个人	〇七〇
《春申旧闻》	〇三一	《上海》	〇七三
香港的上海文学家	〇三五	咖啡馆	〇七六
今非昔比	〇三八	『公啡』咖啡馆	〇七九
多元的《良友》	〇四一	『上海珈琲』	〇八一
下编 文化上海			
《上海是一条狗》	〇八三	摩登上海的线条版	一四三
《上海赋》	〇八六	咖啡馆与上海与我	一四八
发掘张爱玲四〇年代史料随想	〇九一	上海的咖啡香	一五三
上海有位男版张爱玲	〇九七	为上海文化史拾遗补阙	一五七
缺少他,上海文坛会很寂寞	一〇二	不断地寻找上海,描绘上海	一六〇
他记录了『上海的早晨』	一〇六	老上海怀旧:片面的时尚	一六三
『海派』小说三题	一〇九	还上海一个多元的面目	一六六
『夜上海』的文学再现	一一六	『福德』的书香	一六九
『记忆·时间』主持人的话	一二一	上海:『山水』、『凤鸣』和『福德』	一七二
重绘文学上海的地图	一三一	附录:好像发自五脏六腑内的共鸣股(钟文音)	一七五
人去楼空谁有知	一三四		
张爱玲故居的喜和忧	一四〇		

迪昔辰光格上海

上编 上海罗生门



30年代的上海先施化妆品发行所

其实,岂只有《子夜》着力刻画“异常浓郁使人窒息的甜香”,“兜头扑面的香气”使吴老太爷的脑筋“快要炸裂”,描写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摩登男女的高手,像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

黑婴等各位,也都在作品中不约而同、不同程度地写到这座远东大都市的“脂粉气”。当然,这是小说的渲染,文学的手法,真实情形又当如何?

当时有一位名叫刘克美的,曾对

1932年至1934年间上海的香水、脂粉等化妆品消费作过一番统计，颇有意思。据刘克美提供的数据，1932年进口化妆品总值1774780元，1933年略减至1306180元，1934年又涨至1724616元。这项统计为什么会精确到个位数，刘克美的说明是“据海关的报告”，只能姑且信之。而笔者推测，1933年的进口化妆品消费之所以略低，恐系是年为“国货年”，“洋货”香水的供应不能不受影响之故。

这些进口的“美的香的甜的化妆品”来自何处？对此，也有确切的统计：美国占32%，法国占30.7%，英国占13.1%，日本占8.2%，德国占13.1%，日本占8.2%，德国占8.1%，香港占7%，其他则占9%。有意思的是，巴黎虽为“香水之都”，到底敌不过山姆大叔的金元帝国厉害，只能屈居第二，让美国独占进口香水的鳌头。出人意料的是，小小的香港竟也占了7%的份额，可见即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个蕞尔小岛也不容小觑。

有“来龙”必有“去脉”。这些舶来化妆品的消费又是如何分布的？下面的统计数字才是最为关键的：上海78%，天津9.5%，广州7.4%，其他5.1%。原来，当年上海不仅高居进口化妆品的榜首，而且是排行第二位的天津8倍强，

是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其他城市的15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看来文学作品描写并非空穴来风。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时尚消费就是这样“与国际接轨”的，“远东第一大都市”的规模和气派也由此得到了一个小小的证明。

刘克美认为，“如果以一百七十多万元的香水、脂粉的价值与中国农民的

脂粉的城市

劉克美



自易马上闻白髮美人嘆：「苦將古眉眉細長。」
子：「山枕私語口甜香。」元稹思：「須臾目相離願賴，一
紅酥且欲融。」
讀：「銀是中國詩人們愛食女人們的畫眉從居輕軟的誌

從海關的報告裏，我們可以知道二十一年度香水脂粉入口共有一百七十七萬〇四千七百八十八元；二十二年略減至一百三十三萬〇六千一百八十九元；二十三年又漲至一百七十七萬四千六百一十六元。由這統計看來，二十三年我們每日消費在脂粉之中的有五千多元。如果些都市的空氣裏含着多量的工廠的煤煙味的話，這應該算都市的空氣中尚有不少的脂粉味呢！如果以這一

歷史上的美人們的裝飾情形，從詩詞中甚為常見。現在站在時代尖端上摩登女人們，除去翻一翻花枝的裝飾品外，而脂粉首飾衣飾，恐怕無不備了。同時也是不容易取消的。
在都市的女人們還應用着中國土產的裝飾品，而都市裏在紅酒城中過生活的士女們，有多少同國產的裝飾品呢？
就是本國土產的洋貨所造出來的現代裝飾品，常因為質量的不好，而不受大多數人的採用。或者非常昂貴的，是外國貨而價格又昂貴。我國每年要消費多少外國化妝品呢？這些化妝品的來源是那些國家呢？這些都是我們個化妝品共同生活的小組們所應該一問的。

刘克美发表在《妇人画报》上的《脂粉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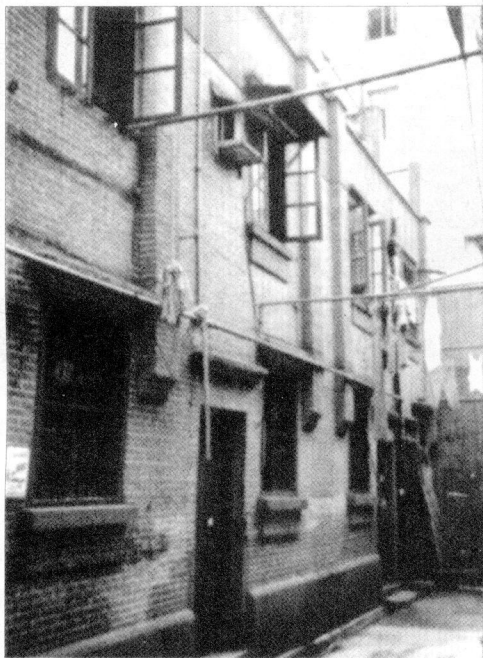
收入比较起来,差不多与七万六千多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相等”。这里对当时的统计与分析是否恰当,暂且勿论,但他对“大都市的空气中有不少的脂粉味”颇不以为然,却是显而易见的。

俱往矣,今日上海进口化妆品之类的时尚消费,尚未见有根有据的统计,但以私意揣度,大概不会比上世纪30年代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也说不定。“须臾日射胭脂颊,一朵红酥旋欲

融”(元稹《离思》),爱美乃人之天性,好梳妆打扮,涂脂抹粉,自古而然,现代化大都市的时尚消费本无可厚非。不过,近日有人在聆赏音乐会时被邻座的氤氲香气熏得几乎窒息,以致公开撰文表示不满,倒是值得注意的。

但愿今日的上海不要变成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脂粉的城市”才好。

(2003年10月29日)



上海石库门建筑的后门，图中二楼开窗的房间即为亭子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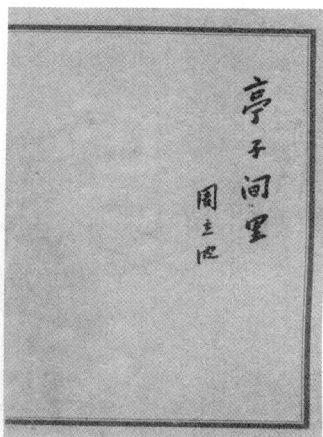
整整 50 年前，作家周立波出版了一本小书《亭子间里》。这个书名起得真好，大可引发读者的遐思，甚至绮思。其实这只是一部很专业的文学评论集，因『都是在 1935 年至 1937 年这个期间里写于上海亭子间』而得名。



周天籟著《亭子间嫂嫂》续集
2000年重印本



写了《亭子间里》的作家周立波



周立波 1963 年出版的文艺随笔集
《亭子间里》

《后记》里对“亭子间”的解说简明扼要：“上海的弄堂房子采取的是一律的格局，幢幢房子都一样，从前门进去，越过小天井，是一间厅堂，厅堂的两边或一边是厢房；从后门进去，就直接到了灶披间；厅堂和厢房的楼上是前楼和后楼，或总称统楼；灶披间的楼上就是亭子间；如果有三层，三楼的格式一如二楼。亭子间开间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职员和穷文人惯于居住的地方。”

周立波所言不能说不到位，但远远不够完整。隔了 30 多年，旅美画家木心在他那篇令上海读者惊艳的长文《上海赋》中有“亭子间才情”专章，对“亭子间”的描述就更为具体、生动、全面，而

且没有顾虑：

“公务员、职员、教师、作家、卖艺者、小生意人、戏子、弹性女郎，半开门的、跑单帮的、搞地下工作的，乃至各种在洋场上失风败阵的狼狈男女，以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鳏寡孤独，总是侥幸地委屈于亭子间，单身、姘居是多数，也不乏标准的五口之家，祖孙三代全天伦于斯者亦属常见……”

由此可见，“亭子间”的租户来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提到“亭子间”，就与上海上世纪 30 年代的文人画上等号，以致有“亭子间造就了上海一代文豪”之说，诗人李金发后来就曾断言，中国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其实都是亭子间绞

尽脑汁的可怜寒士”。连“新天地”的石库门展览馆里也像模像样地开辟一间“亭子间”陈列室,透过满墙粘贴的泛黄的老《申报》,企图展示当年穷文人偏处“亭子间”煮字糊口的情景。郭沫若早年有短篇小说《亭子间中的文士》(后改题《亭子间中》),也可作为佐证。小说主人公爱牟(其实是作者自况)负笈东瀛归来,在繁华的上海一时无立足之地,只能借住“亭子间”,清贫困顿之状可见。鲁迅晚年有《且介亭杂文》三集,书名“且介亭”三字取“租界亭子间”之义,寓意深远,但鲁迅自己并没有住过“亭子间”。写长篇小说《亭子间嫂嫂》及其续集的周天籛倒可能在“亭子间”度过不少日日夜夜,但其小说曾被斥为“低级无聊”。“亭子间”虽然与30年代文人(包括潦倒的、暂时韬晦的、尚未成名的等等)关系密切,毕竟住“亭子间”的远远不止文人,不能以

偏概全。

“亭子间”厄隘蜷局,却大有洞天。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正剧、丑剧,悲剧、喜剧,都在“亭子间”上演,幕启幕落,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未曾停歇。笔者记忆里的“亭子间”,乃是上世纪70年代“文革”风暴中暗暗躲在里面偷偷聆赏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所在,乃是百岁老人施蛰存被迫无奈坐在里面的便桶上接待慕名而来的访客的场地。近一个世纪的上海“亭子间”文化研究是值得写篇博士论文的。

还是木心说得好:“也许住过亭子间,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而一辈子脱不出亭子间,也就枉为上海人。”只是时至今日,“亭子间”也已随“石库门”的迅速消失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了。

(2003年11月5日)